

胭脂脰

張恨水·著 社會小說



上海萬象書屋印行

張恨水 著
社會長篇小說

胭脂淚

一 名 第 片 前 程

萬象書屋印行

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版

胭脂淚

全一冊 定價 元

——外埠酌加寄費匯費——

著 作 人

張 恨 水

出 版 人

沈 東 海

出 版 者

萬 象 書 屋

發 行 者

中 央 書 店

上海中央書店總發行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分售

胭脂淚

張恨水

一 愛人的謊話

一個寒冬的夜晚，在舊京城中，胡同裏的一切聲音，都已停止，只有像怒吼般的西北風，括着電線，嘩嘩作響。胡同北頭，矮牆裏有一幢半西式的小樓，由玻璃窗中射出一線燈光來。這雖然是夜深淒涼，樓上人兀自未睡呢！這樓上有一老一少，同坐燈前，在那裏說閒話。老的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太，兩鬢的頭髮，已經帶着一分蒼白色，帶了一副大框眼鏡，坐向一把安樂椅上，手中拿着一件短棉襖，在那裏縫補。在老太太對面，有一個鐵爐子，火熱正旺，將爐上放的一銅鑊子水，燒得咕嚕作響。爐子邊也有一把安樂椅子，上面坐着一位少女，約摸有十八九歲，她半側了身子坐着，手中雖是拿着一本小說，然而手垂到膝上，懶懶的樣子，並不要看。頭靠在椅子背上，微微的閉上眼睛，像要睡的樣子。那老太太抬頭看了她一眼，低聲道：「慧珠，你若是倦了！你就先去睡罷！我不要你陪。」慧珠突然將身子一起，扳着面孔道：「你不要管我的事！」說畢，拿起那本書，映着燈光觀看。老太太不縫衣服了，兩手按住了膝蓋，望着慧珠，露出很誠懇的樣子來。因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白天生的氣，還沒有消嗎？」慧珠依然偏着臉去看她手上的書，並不理會這老太太的話。老太太將針線收了，衣服疊了，放到衣櫥裏去，將桌上放着的一壺茶，斟上一杯，坐了下來，眼望着那騰騰的熱氣，出了一會神，然後嘆了口氣。慧珠眼珠子斜對她看了一眼，依然側過頭去看書。老太太喝了口茶，放下杯子，將椅子拖着靠近了爐子一點，望了慧珠道：「今天你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，我把心事和你談一談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望了慧珠的面孔，看她有什麼表示。然而她依舊側了身子看書，老太太道：「我知道你這幾天，這樣不是，那樣不是，都是爲了婚姻這件事情，像我在你這大的年紀時候，提到婆家，真會臉都臊破了，還敢提什麼！趕上現在年月不同，大家都說個自由，這也難怪你一個人，可是這樣終身大事，總要仔細的想想，不能夠由性兒辦啦！你說方家那孩子，是個作生意買賣的，你不能嫁他。照我看起來，你這話就錯了。這年

頭兒作官的最是靠不住，今天做總司令，做總指揮，到了明天，說不定還是一品大百姓。就算幹上一輩子吧，人有錢就會作怪。別人不說，就說你父親，作了芝麻大的一個文官，娶了你那死去的娘，再討我作第二房，當年也是好人家的姑娘，若不是貪圖你老子作官的，一夫一妻，嫁個生意買賣人，吃一飽，穿一身，也就完了。嫁了你的父親，乍進門的時候，先受你大娘一頓教訓，當着許多親戚朋友，也不管我面子下得來下不來，先給她磕三個響頭，分個大小之禮。那個時候，我虧得手上沒帶刀子，要是我帶了刀子的話，自己就會一抹頸子死了。所幸你父親尙還知道我受着一分委屈，我要什麼就給什麼，真是要月亮不敢給星星。可是你大娘在一邊兒挑眼，不說別的，我只要和你父親有一個笑臉，就給她罵上三天三宿。我除了半夜裏，自家躲着哭一場，什麼話也不敢說。後來添了你兩個哥哥，你大娘自己沒開過懷，算是讓我一步，我看着也有點出頭的日子了。可是你父親還覺受罪不夠，又討了你的娘，你娘的脾氣暴極了，那能像我這樣好說話。你大娘說她一句，她倒要頂兩三句，那也罷了。兩人說起話來，還要帶上我一個，我是兩頭受氣。後來你父親死了，你娘年輕，一拍腿走了，你只有三歲，你大娘說你是姨太太養的，恨不得把你也丟了！我不帶着你怎麼辦？我就常對人說：爲人莫作姨太太，自己出不了頭，倒也罷了，連自己的女兒，也是跟着不能出頭。一慧珠掉過臉來道：「牛頭不對馬嘴，你說上這些話作什麼？」說畢，依然掉過臉去看書。老太太道：「我說這話，是有原因的呀！作官的人家，隨別怎樣，總免不了三妻四妾那一件事。無論你是爲正也罷，爲副也罷，反正是你嫉妬着我，我嫉妬着你，誰也不能讓過誰一步，家庭總是不和的。那有嫁爲人家一夫一妻，吃口粗茶淡飯的快活呢？再說我們這樣的人家，憑空白事也鬧什麼離婚，說出去也叫人家笑話。你嫌方家那孩子作買賣，那也沒有什麼難辦，我們託人給他們提一壘兒，讓那孩子進學堂去讀書，也就是了。人家說你是姨太太肚子裏出來的，反正好不了。你得替你娘掙氣，也得替我掙一口氣，我也是個姨太太，三歲把你帶大，可沒教過你一件不好的事情；你兩個哥哥不願你和方家離婚，也是盤住了這口氣。……」慧珠突然站起身來，將手上的書本，向椅子上一擲，轉身就走了。她雖沒有說出一句什麼，只在她突然一轉身之間，衣襟擺拂着椅子腿，卜卜作響，這也就知道她怒不可遏了。老太太望了她的後影，不免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將椅子拖

齊靠近了爐子，仰頭望着牆上懸的一架相片，便只管出神。恍惚之間，自己還是二十歲的青春少婦，椅子邊一個茶几，茶几上果盤裏，放着一大盤蜜柑，自己是赴錢太太的宴會回來，喝過了兩杯燒酒，嗓子有些乾渴，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，因此在果盤裏取過兩個蜜柑，對了爐子，慢慢的剝着吃。門簾子一掀，她的丈夫邵振綱進來了！他雖然是個四十以上的人，然而衣服穿得很整齊，看去還是三十附近。他笑嘻嘻的走上前，握了她一隻手笑問道：「梅卿，你還沒有睡嗎？」她不作聲。在這時，一個老媽子進來，邵振綱便問道：「二太太好像又生了氣，那個人說了什麼嗎？」二太太站起來道：「你不要用這些話來哄我了！老實對你說：我聽到二太太這個二字，我心裏就不痛快。」邵振綱笑道：「梅卿，你受點委屈罷！等我的差事混好了一點，我就分開來住。你要底下人怎麼稱呼你，就怎麼稱呼你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二太太望了他，有一句話還沒有問了出來，只聽到大太太在她屋子裏叫了起來道：「一回家來，什麼事也不問，就溜到人家屋裏去了！真是要臉！」絮絮叨叨的，那話越罵越多，最後就罵到房門口來。邵振綱因她的話太囉唆，便回了兩句嘴。這位邵太太更是不知道識人，一直罵到房門口來，也不知道她手上拿了什麼東西，照定了邵振綱頭上就是一下；只聽到拍的一聲，砸得腦漿四濺。二太太不免大吃一驚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一場惡夢。這一聲響，却是鐵爐子裏，爆裂了一塊硬煤。二太太對了一盞電燈，出了一會神。電燈斜對過，正懸了一面大鏡子，向着爐子裏一看，自己一把白頭髮，分披到兩邊臉上，臉上的皺紋，橫的長，縱的短，那裏有一點美麗之色？剛才這一場夢，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呆着出了一會神之後，情不自禁的歎了一口氣，心裏想着這位姑娘，雖不是我自已生養的，然而自小將她撫養大了，平常是很相親愛的。如今看她離婚，去另找情人，前途如何，很是難說。現時在外面讀書的青年，家裏雖有妻室，但是要欺騙別個女子，總說是沒有結婚。等到人家嫁過去了，生米做成了熟飯，才說家裏有老婆；結果最愛的情人，反讓她做了姨太太。自己是做了一輩子姨太太，不會出頭，而今不能眼睜睜讓女兒去上那個當了！剛才她一怒而去，不知道她回房去睡了沒有？這樣想着，不覺起身走向慧珠屋子裏來。這個姑娘，雖然已是高中的學生，知識也不淺了，然而她究竟是個姑娘，胆子非常的小，所以二太太把她拉到樓上的隔壁一間屋子裏來，關於起居飲食，也好有個照顧。這時二太太輕輕走

到慧珠屋子裏去，看她怎麼樣了。只見她和衣側着身子，躺在床上，斜拉着被服，蓋了大半截身子，頭髮蓬蓬的，亂散在枕頭上。她身子一動也不動，究竟是醒的還是睡着的？並不知道。因悄悄的移着脚步，走到床面前，俯了身子問道：「慧珠，你睡着了沒有？這樣冷的天，就這樣糊糊塗塗的躺着，仔細受了凍。」二太太如此說着，慧珠的身子，動也不動。二太太走向前，將被掀到一邊，看了她身上，依然還穿着一件駝絨袍子，便伸手慢慢的給她解着鈕扣，由底襟上那個鈕扣子向上解，解到了脅下，慧珠忽然將身子一扭，用手一攔道：「不要管我的事！」她說着，臉依然朝着裏，閉了眼睛，不會睜開。二太太道：「原來你還沒有睡着，你這是何苦！就是和人生氣，也犯不上糟蹋自己的身體呀！」慧珠還是閉了眼睛，側身睡着不動。二太太站在床面前，不免發了呆，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：「現在這樣憋住一口氣，只管和我為難，有一天病倒在床上了，娘呀媽呀的亂叫，要茶要水，又全是我的事。孩子！我沒有把你當不是親生兒女看待呀！」慧珠突然坐了起來，皺着眉道：「您儘管吩咐些什麼？我這麼大人了，難道我要睡覺，自己還不會脫衣服？你只管走，我還要看看幾頁書才睡呢。」說着話，她就用手向二太太虛推了一推，催着她出房去。二太太道：「你看書，我不能攔着你。可是今天夜深了，天氣又很冷，你不會明天早點兒起來再看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你走罷！別管我了！我在床上躺着，慢慢的看，就看着書睡着了。」二太太望了她一望，知道她脾氣很執拗的，既是一再說要看書，縱然逼她睡下，她也是會再起來的，只好向她嘆了一口氣，出房去了。慧珠等母親一走，趕快把房門關上，然後在床底下拖出一隻藤箱子來，在身上掏出鎖匙，將箱子打開了，在疊着的衣服裏面拿出一個小木盒子來，再打開小木盒子，那盒子裏塞滿了信封，他拿起面上幾封信，看了一眼背而批的號頭，將最後的一個號頭，抽出信紙來，坐在床沿上，就了燈光，重新展讀起來，那信上寫的是：

我最親愛的慧妹：昨晚由電影院裏回來，對着一盞孤燈，真是百感交集，一時想到銀幕上的情人，和並肩而坐的我倆，是多麼甜蜜。一時又想起妹的環境，覺得我倆的甜蜜程度，也不過如此而已。我們相會多了，將來這種甜蜜的回憶，也許是促成自殺的原因之一。想到這裏，我取出了你的相片，吻了無數次，叫了無數次的妹妹，然後緊緊摺疊在懷中。我無這個時候，大膽你也是孤獨對，但不知有什麼感覺

沒有？我不怕冒犯了你，對你說一句實話，這晚上我就把你的相片，放在我的被裏呢！這種舉動，或者有點不對，然而你要原諒我，我絕對沒有一點要演你的心思，只是愛你愛到了極點，愛到了無可表示的



那一點，所以我才這樣的親近着你，以求我夢魂中的安慰。由此你也可以知道我要為你犧牲而來奮鬥的話，決不是假的。也必要如此，奮鬥才有意義呀！哈哈！明天又是星期，我又要萬分無聊的在公寓裏消磨一天，不知道你可能一早就到我這裏來，和我共度這無聊的難關？不過你的行動，近來益發的不自由，假使有什麼困難，不來也罷，因為我期待着將來美滿的結果，不願在這個時候，種下許多惡因呀。祝你

康健

你的心上人祝長春吻上

惡玩拿了這封信，再三的看，中間有幾句話，簡直讓她看一眼，心裏就酥麻一陣。自己一個人微笑了一笑，於是又把其他的信封，拿在手上，隨看了一眼，然後將信放到小箱子裏去，關閉了箱蓋，又鎖上了，依然送到床底下。自己抬手一看手表，已是深夜兩點鐘，窗子外面的風聲，算是停止了！隔了壁子，却聽到有一種微微的鼾呼聲送入耳鼓，分明是大家都睡靜了，自己一人還徘徊些什麼？睡罷！在一人低頭想着心事之間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不知不覺的脫下了衣服，倒在床上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屋子裏還是黑的，亮了燈連忙在枕頭下面，掏出手表來看了一看，原來還只有四點鐘。冬夜去天亮還早，自己心裏記掛着早起去看祝長春，不料沒到天亮，就醒了，真是用心過度了！滅了電燈，再側着身子向裏面睡。這次睡得很安適，料着七點半鐘醒來，八點半鐘出門，還可以睡三個鐘頭，不要像剛才那樣。頭一着枕，又醒過來。及至二次醒時，屋子裏電燈還是亮的，一想當然是早；將手表一看，却是九點多鐘，先還有些不自信，將表放在耳朵邊，聽一聽，那表裏的機件，可不是噠軋噠軋響着嗎？再聽聽屋子外面，家裏人都有了說話聲，起來的人已是不少了。連忙由床上向下一跳，找了長衣向身上披着，走到窗子邊，掀開一角紗窗，隔了玻璃，向外面一

看，呀！天地一片白色，空中雪花飛舞，很是繁密，近處真點銀光，糾結着一團。遠處混沌濛濛，一層很濃的煙霧，人家樓閣，都在隱約之中。呵呀！怎麼會有這樣大的雪？原來預定了今天清早去看人的，這大雪天是沒法子向家人說謊，有事要出去的了。回頭一看屋子裏的鐵爐子，燒得紅光呼呼作響，也不知道女僕們什麼時候進來添的火，自己睡得太熱了，假使一早起來，不讓母親哥哥知道，冒着雪也就出去了。如今，是不行的了！於是一面叫老媽子打水，皺了眉毛，將頭髮蓬亂着，披了兩綳到臉上來，一面披着衣服和鈕扣，一面走到二太太屋子裏來。二太太見她臉上憔悴不堪，頭微偏着垂到肩上，因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昨晚上了缺，覺沒有睡得好嗎？」慧珠拾起一隻手來，捏了個小拳頭，在額角上搥了幾下，搖搖頭道：「不是沒睡好，沒睡好，能這個時候才起來嗎？我腦袋有點發昏，手心裏也有一點發燒，媽！我到醫院裏瞧瞧去罷。」二太太望着她道：「什麼？上醫院去？外頭那麼大的雪，那真會把小病弄成大病了。」慧珠道：「下雪的天不瞧病，假使這天有人要死，都只好不救了。」說畢，也不待二太太說第二句，即刻扭轉身回房了。自己忿忿的漱洗已畢，連茶也不喝一口，就隔了屋子，大聲向二太太說：「我瞧病去了！」一面說着一面下樓。二太太還在後面追着出來說：「讓李二替你雇好一輛有篷子的車，你再走也不遲呀！」慧珠那裏聽見，走到院子裏，頂頭遇見大哥邵丹忱，自己先將大衣的皮領子向上攙了一攔，咬啞了一聲，將脚步更進一步緩似一步的向外走着。丹忱道：「怎麼着！你不舒服嗎？」慧珠點頭道：「我就到胡同外面醫院裏去瞧瞧。」她口裏答覆着哥哥，脚步並不停止，已經由院子裏走向門口來了。走到大門口，只見胡同裏的積雪，如鋪着一條大厚絮一般，只是路中間，讓車子拖了幾道尺深的車轍，和一些人的脚印。由胡同南端向北端一看，那裏有一輛人力車子，靜悄悄的只是在長空裏紛舞着雪花而已。把大衣自己緊緊的抄着，人向雪中一跳，兩隻皮鞋，都埋入雪中不見。這也不去管，回頭一看，家中並沒有人追出來攔阻，便放開脚步踏着雪，就向胡同外面走。那雪花在空中飛舞着，向人衣領子裏亂鑽，令人一陣陣的涼氣透胸。鼻子眼裏，向外透着熱氣，自己都看得清楚。這空氣裏的溫度，正是低極了！自己放開大步，在雪裏走上了大街，先在店舖屋簷下站着，將身上的雪花，一齊撲了下去，然後等着一輛人力車子過來，給了重價，坐到她情人所住的安樂公寓來。到了公寓門口，下

了車子，自己覺得臉上如凍鐵一般，手掏錢給車夫時，十個手指，都僵直着不能伸動了。不過到了這裏，自己精神上得了一種極大的安慰，也就不怕冷了。心想讓祝長春看到，也可以表示我的誠意，他當然要極力安慰我一番的。她正如此想着，可是公寓裏的夥計，這個時候迎出來了。一見她，先道：「你是來會祝先生的嗎？他不在家，一早出去了。」慧珠聽了這話，實在大為掃興。站在門口，不免發了呆，把冷也忘記了。當



慧珠這樣發呆的時候，公寓裏的伙計，樣子很慌張的，東瞧西望，又向她陪着笑臉道：「大雪的天，祝先生出去了，也不會遠的，等他回來，我給你告訴一聲罷！你的車，還在外面等着呢。」慧珠不聽這話還罷了，聽了這話，更是疑心，便向夥計睜了眼道：「這個地方，難道還不讓我站一會子嗎？我不走，你怎麼樣？」夥計笑道：「邵小姐，我是好意，你願意在這裏待着，你就在這裏待着罷。」說畢，就走開了。慧珠索性向裏走，穿過一個院子，繞着迴廊，走將過來。這樣的寒天，各人的屋子，當然都是緊緊的將房關閉着。祝長春的房門，也是掩着只有一條縫，却聽得有人在那裏說話。他道：「我說了這些話，你相信不相信。我也是個青年，也需要愛情來安慰我這枯燥的人生，然而在這個緊急存亡之秋，我們青年，必定要離開愛人的懷抱，多少為國家出點力。你想：人家在戰場上流血的兵士，死了就死了罷！沒有死的，頭上飛着槍彈，腳下踏着爛泥，身上染着塵土，無日無夜的守在壕溝裏，我們在後方的人，在家裏就趴在桌上寫妹妹我愛你的信。出去了，不是在電影院裏，就是在咖啡館裏，陪着一位朋

脂花粉的人兒說笑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就聽到祝長春答道：「你說了我兩個鐘頭，也够了。我縱然沒有為國効勞，然而談談愛情，似乎也不至於犯什麼死罪。」那一個人道：「不犯死罪，你只管談愛情，也就够辱沒你了！你想：若是大家都談愛情，都去找樂子，這國家的事，應該交給誰？你那個愛人，她不遇着我就罷

了，我若遇着她，要很嚴厲的教訓她一頓。在這個時候，女子要麻醉青年，那她的罪名，可就……」祝長春不待他說完，就笑了起來道：「早上你又沒喝酒，怎麼光說些醉話？你有事，你請便罷。」那人道：「今天是星期日，我知道你的愛人要來，我已經告訴了茶房，若是她來了，就說你不在家。」祝長春道：「你這人真有點豈有此理，你作兄長的人，決沒有這種權力，可以干涉兄弟的談愛情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本來不應該干涉你，但是我叫你加入救護隊，你不去；叫你加入募捐大會；你也不去；你對我說：當學生的人，能讀書，就是愛國，我也信了。但是我來找你五回，三回和愛人去玩了，兩回在家裏寫愛情信，這是讀書呢？還是愛國？」這一通話說過之後，屋子裏默然了。慧珠站在廊檐下。只管這樣聽下去，整整的站着，兩個白臉泡讓寒風夾着瓦上的碎雪，吹了過來，塗上一層嬌嫩的紅色，真像熟透了的蘋果，心裏可就想道：向來沒有聽到長春說過，他有個什麼哥哥，剛才聽他說，兄長不能干涉他的愛情，這個人說話，又是如此的不客氣，又決不是朋友；自己本待走了進去，和那人當面對質幾句，然而聽長春的口氣，對我很是不壞，我決不能不顧他的面子，和他的兄長吵起來。這回暫且忍耐一次，事後再問問他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？只是這樣大的雪，很不容易的跑了出來，出來之後，又見不着他一面，未免太不合算。有了！我到附近咖啡館裏去喝咖啡，叫夥計打電話來請他去，這就可以把那個撇開了。她想這辦法是很妥的，並不考量，轉身就走。恰好那門縫大大的打開，卜篤一聲，潑了一杯水出來，回頭看時，門縫裏還有一隻手在外面，那杯水恰是潑在剛才所站的地方，這也不去管他。皮鞋裏發作響，就走將出去了。由這裏走上大街，只拐一個彎，便有一家咖啡館，找了一個小屋子，放下門簾，和夥計要了一杯熱咖啡。夥計知道一個女郎來吃喝東西，當然是等人的；端了幾碟點心和糖果在桌上，向後退了兩步站着。就問道：「小姐！還有什麼事嗎？」慧珠微紅着臉道：「你和我打個電話到安樂公寓，請祝先生說話。」夥計道：「你尊姓？」慧珠道：「我姓邵……不！你就說是姓張的找他得了。」夥計微笑着點了點頭，他似乎已很明白這裏面的緣故。過了一會，他進來說：「電話打通了，請去說話。」慧珠走到屋子外來接電話，那邊果是祝長春，說話之後，他 knows 是慧珠，並不問為什麼不到公寓裏來，却道：「有位同鄉家裏，發生了點事故，我馬上就要去看他，怎麼辦呢？」慧珠道：「哦！同鄉

家裏有事？姓什麼的？」祝長春道：「姓張。」慧珠道：「有什麼事？這樣大雪的天，要你跑？」祝長春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什麼事？你可以早點回家去了，外面很冷呢。」慧珠在電話裏，格格笑了起來道：「這倒要你惦记着我呢！對了！我也該回去了！你既要出門，恕我不到公寓裏來看你了。」電話裏頓了一頓，長春道：「我昨天寫的一封信，你收到了嗎？」慧珠道：「收到了！可是……再談罷！」說畢，把話機掛上，就回到小屋子裏去了。桌上放著的一杯咖啡，水面一點熱氣也沒有，用那小匙子，挑了一匙子。放到嘴裏，冰冰涼涼的。夥計見她用茶匙子在杯子裏攪了不休，便問道：「小姐！這個冷了吧？要不要換杯熱的？」慧珠手裏拿著小茶匙子，依然不斷的在杯子裏攪著，夥計問她的話，她就在鼻子裏哼著，點了點頭。夥計以為她認可了，就新作了一杯熱咖啡來。慧珠一抬頭道：「怎麼你又和我來一杯？」夥計道：「我問你來著，你不是說再要一杯嗎？」慧珠點點頭道：「好罷！」於是一人坐在屋子裏，慢慢的喝著那杯咖啡，不知不覺的，也就把那杯咖啡喝下去了。夥計料著她是不會再喝的了，就擰了一個乾淨手巾把來。慧珠接了手巾把，且不擦嘴臉，向夥計道：「和我再來一杯，熱熱的。」夥計聽說，果然又倒了一杯咖啡來，心裏可就想著，這位姑娘，有點奇怪。慧珠坐在屋子裏，又拿著小匙子，一匙一匙向嘴裏送了去，茶匙送著不停，人也不抬頭。等這杯咖啡又喝完了，夥計不打手巾把了，索性走過問道：「小姐你還要點什麼嗎？」慧珠偶然抬著頭看到門外壁上掛的大鐘，已是十一點有半，便搖了搖頭。夥計以為這個人有什麼精神病，不敢多招她，說了少錢，閃著站在一邊。慧珠會了賬，將大衣皮領子扶起，又是一步一步的在大街上走著。這個時候，大雪已停，街上店舖裏的人，紛紛出動，將門前的雪掃去。慧珠只挑那沒有雪的路走，自己忘了是該到那裏的。及至猛然抬頭一看，却是安樂公寓那條街上，自己心裏，不免好笑起來。心想祝長春分明聽了朋友的話，拒絕我了，我還是向他這條路上走，女子真是癡心哪！她如此想著，不免猶豫著未走，却見兩個西服男子，穿了獺皮領子的大衣，各在肩膀上掛搭著一雙溜冰鞋，那鞋子胸前一隻，背後一隻，倒彷彿鄉下人背的馬鞍子。這一對人過去，又是一個西服少年，左手夾著穿灰鼠大衣的女子，右肩上也搭了一雙溜冰鞋，那女子毛絨套手上，也提了一雙溜冰鞋。這兩年來是北平市上，冬季最摩登的人物了。這男子表示著歐化，能溜冰，有



愛人，這不須猜測，一定是趁着大雪之後，到中南海去溜冰的。這種人當然是知識階級，同時也是小資產階級，他們不也是在及時行樂的嗎？中國青年，像他們這樣的，還是很多很多。要像祝長春看看電影，寫寫愛情信，還不見得是什麼大壞人呢。一人正如此想着，一個穿西服的少年，很匆忙的擦身而過。因為慧珠並沒有留意着，兩人一碰，地下原是很滑，碰着她向旁邊一閃，幸是在這裏靠了一堵牆，不然，就要滾到雪地裏去。那人回頭看到，立刻掉轉身來，取下帽子，向她一鞠躬道：「真是對不住！因為我心裏有點事情，走得慌張一點。」說時，只陪了笑臉。慧珠本來向他睜了兩眼，一看他是二十多歲的青年，體格長得很強健，他的大衣小口袋上，並不像旁人塞着一塊花手絹，他却綻着一塊白布，上寫着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八個字，大衣大袋裏，插了一大捲印刷品；這種人，和肩膀上掛着兩隻溜冰鞋的人多少有些分別，人家無意撞了一下，又是那樣子客氣，不能再予人家以難堪。因之在注視着人家面孔的一剎那，她的意旨，已經轉變了，也沒有回答那個人什麼，只在她十分客氣的時候，和他微微的點了個頭。他並不像別個男子，只要女子給一點顏色，就要涎皮賴臉，找着機會親近，他却是毫不留戀的，自己戴上帽子就走了。然而他究竟是個有事的人，走得很匆忙，不知如何，他袋裏的那一捲印刷品，竟落在地下，他是頭也不回的去，落下了這捲東西，他並不知道。慧珠因地下有些爛雪，恐怕把紙捲打濕了，彎腰就把這捲東西撿了起來。展開看時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只是裏面有一本薄薄的賬簿，記着一個團體的支付賬目，特要叫那人時，他已去遠了。心想這賬簿，若是要緊文件，他必定會回到這裏來找的。於是略站了一站，但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天空上又括起幾陣風，把屋頭上的積雪捲了起來，半空亂舞；這種積雪，比天上下來的雪，還要冷上一倍。慧珠今天一早出門，也凍得够了，這個時候，實在不能在街上站住，身邊有輛人力車經過，立刻坐了車子回家去。家裏頭人，以為他一早出去，是看病去了，回來之後

，也不疑心她有什麼事故。她身子可就疲乏極了，進得房去，脫下了大衣，就向床上一倒。二太太總算是關心這位姑娘的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勸她不要悔婚的話，引起了她的心事，今天又害了心病了。於是悄悄的走進屋子來，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仔細受了寒了，給你蓋上點兒罷。」於是將牀上疊的俄國毯子，拿了下來，輕輕的給她蓋上。不料這毯子，剛剛沾着她的身體，她用腳一踢，把毯子踢到地板上，一個翻身，轉着身體向別處睡。二太太彎了腰，將毯子撿起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你這個孩子，總是這樣大的脾氣，看你怎樣得了。」說畢，將毯子疊得好好的，再放到牀上去。慧珠將臉偎到疊的被裏去，用很重的語調說道：「我的大事，你們不管。這些小事，要你們管些什麼？我凍也好，我餓也好，與你們毫不相干，你們就不用問。」二太太知道她所說的大事，就是退婚那一件事，這件事，全家人都是不贊成，自己也是不便作主的，默然許久，才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這些孩子，吃好的喝好的，還要天天鬧着脾氣，有一天我兩脚一伸，什麼都不管了，我看你……」慧珠忽然坐了起來，拉着二太太的手道：「老太太，勸你出去休息一會兒罷！我不大舒服罷？作好事，讓我躺一會子，行不行？」說着，用力的拖着她。二太太笑道：「這個孩子，實在慣得不像樣子了！什麼，轟我走？」她口裏是如此說着，身子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。慧珠不拉她的手，却用兩手在後面，扶着她的背，半推半送，把她推送出了房門，接着砰的一聲，她就將房門關了，依然躺到牀上去。這時候，她只覺得男子總是靠不住的，祝長春會海誓山盟的和我說過，他對於女子，沒有別的長處，就是不肯撒謊。可是由於今天這件事看來，他對於我簡直沒有絲毫誠意。這樣大的雪，我冒着雪去看你，你就是這樣的對待我嗎？她一個人越想越有氣，這氣又無法可以發洩，還是走上女子們無可奈何的那一條路，於是就哭起來了。只是這種哭聲，又不敢讓家裏人聽到，免得家裏人說，你找的好愛人，原來你也不能滿意了。她正如此不知怎樣好的時候，却聽到她哥哥和母親在隔壁屋子裏談話，哥哥說：「慧珠一早就踏了大雪出去，攔也攔她不住，回來就病倒了不是？她還是這樣的任性作事，將來一定得吃大虧。」二太太說：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你們在學堂裏回來，整天的說着平權呀！自由呀！我一個隔着一層的娘，管得了她嗎？瞎！」說畢，她長長的歎了口氣。她哥哥說：「你不問，我可不能不問了！就是不嫁給方家那孩子，也

不能嫁給姓祝的？我聽說，那人家裏很窮，那也不去管他，聽說他早三年就結婚了，而且還添了一個孩子，難道讓慧珠和他作二房嗎？」二太太說：「我也這樣聽到一點消息，不過她是很相信那個姓祝的，咱們說也是白說。」她哥哥說：「哼！瞧着罷！現在的青年們……」平常慧珠要聽了這些話，一定說是母親和哥哥任意糟蹋她的愛人，可是今天聽了這些話，就很是入耳，自己已認明了，祝長春是個能隨便說謊的人，他家裏有了妻子，當然是要瞞人的了。想到這裏，打開箱子將祝長春寫來的信，隨便抽出兩封，坐在爐子邊看看，只看那信上的話，無一句不是甜蜜蜜的，心裏可想着，難道他所寫的這些話，就沒有一句是真的不成？母親和哥哥的話，且不要相信。正自這樣出神，他們的女僕白媽，敲着門進來，回頭看了看，並沒有人在身後，就在衣袋裏抽出一封信來，笑着遞到她手上，低低的道：「這是公寓裏的一個茶房送來的，他冒充我的兄弟，要我出去說話，在大門口交這封信給我，問你有回信嗎？」慧珠耳裏聽話，自己已將信拆開，那信上說：慧珠妹：我剛才聽到茶房說，你冒着大雪。到公寓裏來過一趟，你真是肯守信義的人。在這一點上，我證明了你是怎樣的以血誠愛我，那個時候，恰是我有點事糾纏着，不在公寓裏，讓你撲了個空回去，我心裏萬分的難過。這一程子，你的身體正好不好，這樣在大風雪裏跑着，若是中了寒，我就作夢也是不安。妹妹：我這裏向空鞠躬，和你道歉了！這兩天，我有一件極重大的事要辦，不在公寓的時候居多，請你不要出來，好好在家煨爐看書罷。我身體很康健的，雖然在風雪裏奔波，絕對不要緊，而且正可以鍛鍊我的身體，你倒不必惦记。到了可以會面的時候，我再通知你。問你好！

你的愛哥白。

慧珠將信看完，嘿，嘿的一陣冷笑，順手將爐門打開，將信向爐子裏一扔，接着把舊有幾封信也扔了進去，冷笑道：「够了！够冤我的了！還把我當小孩子哄呢！你去對那人說：沒有回信，叫他以後別來，仔細我家聽差打斷他的腿。」說畢用手連連揮了幾揮。白媽碰了這樣一個釘子，不明原因何在，然而也不多問，就悄悄的走出去了。慧珠見爐門開着，燒的信正有火鑽向上飛騰，就望了火鑽道：「男子對於女子，總是欺騙。」這樣一來，她心裏覺得很空洞了，不必去惦記愛人，也不必愁着每天不能出去會晤愛人；和方家退婚這件事稍遲也不要緊，因為並沒有對手方在那裏等着。她這樣一想，就不像回家時那樣悲憤，起居又照常起來了。

二：愛神之箭

到了次日早上，慧珠在看報的時候，偶然在小廣告中，發現了一段找尋稿件的啓事，上面說：

昨由西單牌樓，回華國大學，一路步行，遺失奮鬥週刊一捲，文稿數件，賬簿一本，他人拾得無用，如蒙賜還，請撥東局三八號電話通知毛正義，當即來取；并備薄酬，以答熱忱。

慧珠爲了這方啓事，心中明白了，這就是昨日所拾得的那捲東西，莫非那個人就叫毛正義嗎？這是常在報上看見的，一個很出風頭的大學生呀！這且不管他，這些賬簿和稿件，我收着果然是無用，好在打個電話，人家就來取，也極不費事。於是就吩咐聽差，照啓事上的號碼，通知了毛正義。毛正義接到了電話之後，不到一小時，就趕到邵宅來。到了門房裏，遞上一張名片，將來意說明。門房見了他的名片，又看看他的態度，料着沒有什麼誤，就到上房裏去，把那捲稿子拿了出來，交給他道：「請你點查點查，沒有錯嗎？」毛正義將稿子看過兩遍，向門房點點頭道：「不錯的！是府上那位先生檢着的？可不可以請那先生出來，讓我當面謝一謝他。」門房道：「用不着謝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我在報上登着啓事，說明了要謝的，我若是不謝人家，登的啓事，就算騙人。」門房道：「說不用謝，就不用謝，你又何必那樣費事！」說話時，就皺了眉毛。毛正義看看這邵家，是中產階級以上的門戶，不會貪人小利的，大概是用不着謝的，就是這些門房，他們也不能免除聽差的惡習，是有驕氣的，和他們多說話，那是自討沒趣。如此想着，把那稿子一捲，放到帶來的皮包裏去，和門房又點了個頭，就夾着皮包走了。他出門只走了幾步，聽差忽然由後面追了過來，招着手道：「那位毛先生，請你轉來，我們小姐請你有話說。」毛正義聽了這話，心中倒猛吃一驚，怎麼會讓他們家小姐找我？好在心裏頭並沒有什麼虧心事，就算是他們有什麼話質問我，也許是一種誤會，三言兩語，就



可以解釋過去了。他如此想着，就答應着再走將進來。聽着把他引到樓下小客廳裏坐，向他道：「我們小姐說：有幾句話要請問你，所以把你請回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有話就請你們小姐出來問罷！沒關係。」聽差答應去了。不多一會兒，屋子外面有種輕微的咳嗽聲，接着棉襪子掀動，一種動人的脂粉香氣襲入鼻端，進來了一位穿紫色光絨旗袍的女士，正是昨天在街上兩下相撞的那一位，心裏可就猶豫着，莫非他對於昨天的事，還沒忘懷，還要教訓我一頓？便格外的客氣起來。早是起身相迎，笑着行個鞠躬禮。慧珠點頭笑道：「請坐請坐！昨天我在街上，檢到毛先生這稿子的時候，我就站在那裏等了一會，可是先生並沒有回來尋找，所以我就帶回家來了。我想這東西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就隨便放下；不料先生倒登報找起來，幸是我沒有把稿子丟了。」毛正義本來已經坐下來了，聽說，又起來欠了一次身子，方才坐下道：「多謝得很，兄弟在報上登着啓事，說是要答謝的；可是剛才貴管家，不容兄弟分說，就催着走，所以……」慧珠連連搖手道：「毛先生誤會了！我請先生轉來，並不是要什麼酬報，我有一個人，要向毛先生打聽打聽，剛才碰差的把先生的名片拿進來，先生的籍貫，是湖南澧縣，和我一個好同學，正是同鄉，而且同姓，不但是同姓，名字也是差一個字，他叫毛正芳。」毛正義笑道：「這算那小姐打聽着了！那是我舍妹。那小姐也是在明德女學讀書的嗎？」慧珠道：「對了！這可好極了！無意中得着一個朋友下落，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，最好不過。高中畢業，她回南過一趟，以後就沒有到學校裏來，也沒有通過信，我是老記惦着她，可是沒有法子打聽去。剛才看到先生的名片，我心裏一動，二位不要是兄妹吧？所以把你請了回來，不料一問之下，果然不錯；現在令妹在什麼地方呢？」毛正義道：「她現在在求仁大學，因為怕功課趕不上，兩三個月以來，有功夫，就補習去了。因為這個，大概就沒